

研究论文
Articles

大华语：汉语词汇研究与 辞书编纂的视野*

Global Huayu: the Field of Vision in the Compilation of
Dictionary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Vocabulary

汪惠迪
(WONG Waitik)

摘要

《全球华语词典》开创了我国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以“大华语”为对象的新纪元。现在，《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纂工程已经展开。这项语文建设工程不但彰显了我国的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而且彰显了从今而后，我们将以超越自身生活的圈子为视野来开展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

关键词：全球华语词典、区域汉语词汇、辞书编纂、汉语词汇学

Abstract

A Dictionary of Global Huayu (Chinese Languag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poch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research into the Chinese vocabulary, including the varieties of Chinese used in various regions of the world

* 本文是向中国第三届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九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13-15日，济南）提交的论文。

汪惠迪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E-mail: wanghuidi37@126.com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2

outside China. Now, the compilation of a more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Global Huayu (Chinese Language) is well under way. Such a strenuous effor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gularization of the Huayu (Chinese Language) use is not only a further progress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vocabulary research in China but also an indication that further research into Chinese vocabulary and compilation of Chinese dictionary will not be limited to the reflection of life and u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in China but against a global background in terms of Huayu (Chinese Language) usage.

Keywords: Dictionary of Global Hanyu, Regional Hanyu Lexicon, Dictionary Compilation, Mandarin Lexicology

绪论

2010年5月《全球华语词典》出版，开创了中国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以大华语，即“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为对象的新纪元，显示中国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的领域已经扩展到全球华人社区，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现在，《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纂工程已经展开。这项语文建设工程不但彰显了中国的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而且彰显了从今而后，我们将以超越自身生活的圈子为视野来开展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

词语无国界。进入互联网时代，词语的跨国、跨地区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捷、方便。个性鲜明、多姿多彩的虚拟语言生活将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网络之中，网中人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穿梭往返，过着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语言生活。现实语言生活与虚拟语言生活频繁互动，不断碰撞，其结果是词语应用问题层出不穷，而且越来越复杂，急需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者给出答案，予以指引，因而我们的工作具有更大的急迫性与挑战性。

众所周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和地理文化上的差异，在汉字

文化圈内，全世界各华人社区都产生了一批反映当地特有事物或现象的词语。语言学界称之为“地区词”、“社区词”或“特有词语”（本文统称“地区词”）。“地区词”主要在它产生的源头国家及地区流通，活跃在当地人民的语言生活中，但是也不断地流入中国的普通话词汇。

中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漫长岁月里，闭关锁国，中国人民跟境外的港澳同胞很少交往；跟台湾同胞处于隔绝状态，谈不上交往；跟海外华人众多的新马泰印（尼）以及欧美等国华人交往也不多。试想，连鸡犬之声都不闻，哪里还谈得上往来呢？在这种氛围下，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地区词怎能有机会进入中国大陆呢？反观境外和海外的国家及地区，由于社会制度相同，经济增长快速，交通媒体发达，人民比较富裕，经贸旅游活动频繁，因而地区词的互动十分活跃，若有需要，立马吸收，使之成为当地华语词汇的新血。这种语言接触的结果使他们的语文生活变得更酷、更加多姿多彩。

在境外和海外华人社区的华语词汇中存在着单区独用，双区、三区、四区或多区共用的区域性词语。例如香港与澳门一海之隔，新马两国一衣带水，两地两国各有大量的双区共用词语。在改革开放前的漫长岁月中，以中国大陆为一方，以周边国家及地区为另一方，其间隔着一堵墙，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即使如此，由于外交、经贸或文化交往上的某种机遇，有时大陆人民可以看到一点外部世界的风景。例如香港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摄制的《巴士奇遇结良缘》于1978年2月6日在香港首映结束后就到内地公映，一辆“巴士”驶过罗湖桥开进内地。因为封闭得太久了，有港片可看，自是盛况空前，“巴士”深入人心。在此之前，有人甚至不知道“巴士”是什么东东；及至看过电影才知道原来就是“公共汽车”。令人遗憾的是电影放过了，“巴士”也就开回香港了，因为当时内地只说“公共汽车”，不接受“巴士”。时至今日，别说“巴士”了，“的士”“波士”（boss，老板）“芝士”（cheese，奶酪）“新奇士”（Sunkist，美国优质橙的商标）等等都来者不拒了。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党和政府实现了工作重心的重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门大开，境外和海外华人社区地区词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它们如潮水般涌入。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2008年12月15日，两岸宣布“三通”时代正式来临。这就为港澳特区和台湾地区的地区词进入大陆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回想境外和海外华人社区地区词涌入大陆初期，为适应交流与沟通的需要，中国大陆出版的港台词语词典如雨后春笋，可是词典的作者不加细分，统称“港台”，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更有甚者把内地固有的词语也收编在内。这些词典所选用的例句大多出自书面语，尤其是港台的文艺作品，鲜有选自口语者。这说明我们的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者对境外地区词的研究缺乏深度和精度，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机会深入到港澳台地区人民的生活中去浸濡（immersion），所接触的大多是间接的静态的书面语料，而不是直接的动态的语言。

其次，由于价值观、语用观的差异，许多境外和海外的地区词进入大陆后，受到内地语言用户甚至语文专家学者的抵制和批评，也不为辞书编纂者所赏识，尤其是那些音译外来词首当其冲，常遭迎头痛击。例如秀、作秀（show），巴士（bus）、的士（taxi）等等，批评者认为普通话已经有演、演出、表演了，何必还要秀、作秀呢？已经有公共汽车、出租汽车了，何必还要巴士、的士呢？又如近几年出现的音译词“粉丝”（fans）也颇有争议。现在，《全球华语词典》（2010年5月）、《现代汉语学习词典》（2010年8月）、《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7月）都先后收录了“粉丝”，相信争议也可以画句号了。事实证明我们的思维不能单一化，应该多元化；语用观不能囿于传统，应该前卫些；目光不能太短浅，应该深远些；眼界不能太狭窄，应该开阔些。

词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语言的变化首先从词汇中反映出来。我们的词汇研究工作者应当以敏锐的眼光捕捉新词语，并以满腔热情对待新词

语，对待外来的地区词。辞书编纂须以词汇研究为基础，把词汇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及时地吸收到词典之中。

诚然，辞书编纂工作再怎样前卫、与时俱进，辞书所收录的词语总是滞后于人们的语言生活，这是由辞书的性质决定的。但是词汇研究不应该滞后，应该提速，应该加大力度，并以大华语为视角来观察、思考、分析、探究，否则很难适应语言用户的语用需要，也很难适应辞书编纂的需要。下面试以改革开放十多年后才出现的一个香港地区词为例来说。说。

1997年8月31日，英国戴安娜王妃的座驾在巴黎摆脱记者跟踪时发生车祸，戴安娜及其男友丧生。这是震惊世界的大新闻，境外和海外媒体连篇累牍竞相报道。事发之初，西方通讯社新闻稿中所用的 *paparazzi* 怎么翻译呢？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的释义是“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摄影者（或记者）”，这么长一个短语媒体使用起来委实不便。然而香港媒体翻译起来却得心应手，不约而同地都译为“狗仔队”。事缘香港警方早在50年代就擅长以跟踪、窃听等调查方式侦破案件，警方的便衣刑事侦缉队外号“小狗队”，小狗粤语叫狗仔。此外，粤语中有“跟尾狗”一词，比喻总是跟着别人走，自己毫无主见的人。“狗仔队”便是综合了“小狗队”和“跟尾狗”的特点另创的新词。当时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工作，我们是在次日看到香港同行译为“狗仔队”的，当时我们用的是“跟踪队”，有人建议用“猎像员”、“猎像队”。第二天看到香港的译名后，有的同事认为“狗仔队”不雅，且不能望文生义，继续用“跟踪队”。后来看到台湾同行也采用“狗仔队”，才决定跟进。这样在几天之内，港澳台新马泰等华文媒体就不约而同统一使用“狗仔队”了。

反观内地，8年后，即2005年，《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5版尚未增收“狗仔队”；又过了5年，即2010年，《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收录了“狗仔队”；又过了2年，即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6版才增收了“狗仔队”。此时离戴安娜事件发生已经15年了。比《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早两年收录“狗仔队”的是《全球华语词典》，它不但释义，而且标注使用地区为“各地”，说明在大华语地区已经通用了。有些新词语词典收录“狗仔队”的时间比《全球华语词典》早，但释义不准确，把

“狗仔”解释为“娱记”，把“狗仔队”解释为“成群结队的娱记”；《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则把“狗仔队”解释为“娱记的俗称”。其实“狗仔队”也可能由其他专线记者组成，而“娱记”也并非都是“狗仔”。

如果说15年考验还不够，笔者再举个时间更长的例子。例如马来群岛出产的水果 durian，《现代汉语词典》最早的版本收录的条目是“榴莲”，1996年7月修订第3版不知何故加以删除，2005年6月第5版重出“榴莲”条，并以“榴梿”作为副条立目，2012年修订第6版，“榴梿”“转正”成为主条，“榴莲”成了副条。这样处理，就使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台湾地区和新马泰印尼等东盟国家 durian 的中文译名一致了。这个过程不可谓不长，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提前7年，即在2005年6月第5版中就让“榴梿”做主条。然而，据说读者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确定以“榴梿”为主条有意见，认为应当继续用“榴莲”。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辞书也有非常及时地收录境外和海外地区词的时候。例如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问大陆，4月29日，胡锦涛和连战共同发布会谈新闻公报《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5月2日，《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5版就要开印，编审委员会一看到公报便临时决定将原本是台湾通用的“愿景”连同公报中出现的“体认”一并予以收编。“愿景”最早出现在台湾人民的语文生活中，旋即流传到港澳地区和新马泰等国，成为多区共用词语。例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在2001年7月决定在翻译英文电讯稿时将 vision 改译为“愿景”，不再沿用“远景”。

一个新词语无论是在国内产生还是从境外或海外流入，辞书及时收录当然好，相隔一二十年收录也不错，总比不收强得多。词书失语是令人最为失望之事。

比如“周日”，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中的词频是18,607，《常用词表》收录56,008个词，“周日”的位次不算后，在百度上搜索，有一亿个结果，可是《现代汉语学习词典》（2010年8月）和《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7月）均未收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10年5月第2版）在字头“周”的第6个义项中，以“周日”为例词，但是未出条

列目。《全球华语词典》收录“周日”，列出3个义项，并分别注明使用地区，是目前能见到的解释最详细的词典。他如“搞手”“夫妻档”“滑铁卢”“脑力激荡”等相当常用的词语，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都还没有收录。

针对词书失语现象，有人批评说：“与其说是疏忽，不如说是逃避；与其说是谨慎，不如说是胆怯。”“他们（指语文工作者）缺少研究的深度，缺少判断的胆识，缺少引领的自觉。”（仇海辉 2005）这个批评，从事辞书编纂工作的朋友听了，可能觉得十分刺耳。笔者认为中国辞书出版界的读者意识还有待强化，只有心中装着读者，失语现象才会减少。

三

今天我们超越自身生活的圈子，以大华语作为汉语词汇研究与辞书编纂工作的视野，大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以凭借的科技手段和设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先进。因此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工作做得更好。

长期以来，笔者从事文字工作，一直比较关心全球华语社区，主要是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台湾地区和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的汉语词汇研究与辞书编纂工作，但不是专业户，仅是个散兵游勇。下面谈几点建议，请大家批评指正。

3.1 立足核心地区，延伸境外海外

“大华语”是个大范畴，以“大华语”为视野是把我们的目光和研究范围投射和延伸到境外和海外，虽然范围扩大了，但是核心和基础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因此，我们必须立足核心地区，打下扎实的基础。就辞书编纂与出版来说，我们有年过半百的规范型品牌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也有新型的规范型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前几年出版了几部外向型学习词典，近年又出版了内向型学习词典，如以“牛津高阶”为楷模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在向境外和海外延伸方面，中国出版了面向全球华语社区，帮助不同华语社区华人消除隔阂、加强交流与沟通的描写型

《全球华语词典》，而《全球华语大词典》正在编纂之中。2012年8月13日，台湾海峡两岸合编的《两岸常用词典》台湾版在台北正式发布；相隔20天，即9月4日大陆版也正式出版。这部词典在消除两岸同胞隔阂，增进两岸同胞了解，深化两岸同胞交流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自2006年以来，国家语委每年连续向社会公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绿皮书），绿皮书引导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绿皮书所提供的语言生活的各种调查报告和实态数据，从宏观到微观，对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者都极具参考价值。绿皮书也关注境外和海外华人的语文生活，例如在2011年出版的绿皮书的数据篇附篇中就有《海外汉语教材用字用词调查》《东南亚小学华文教材课文用字调查》和《东南亚华文媒体字母词（示例）》；“港澳台篇”则早就有了。这证明我们已经放眼“大华语”，把研究的领域向外扩展延伸了，今后须要加强力度，向纵深发展。

3.2 点面务须兼顾，平衡向前推进

海外华人总数将近5,000万人。全世界150多个国家有华人，最少的国家仅2人，最多的国家超过700万。华人人数最多的5个国家依次是印尼（7,261,984）、泰国（7,254,261）、马来西亚（6,114,900）、美国（2,909,636）、新加坡（2,505,400），4个是东盟成员国。华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高达76.2%，是个以华族为主的国家。在亚洲，除日本外，东盟10国是华人最多的国家。

无论是亚洲还是欧美，凡是华人较多的国家，大多有华人聚居的社区。一般说来，只有历史悠久、人数较多的华人社区，才会产生地区词或出现词汇变异现象。改革开放后在某些国家形成的华人社区，成员以新移民居多，他们创办的华文媒体都采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成为推广中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动力，词汇变异现象并不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地区的新马泰三国。新马两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国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建国，新马才分家。由于两地仅是一水之隔，且有长堤和大桥相连，因此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交往十分

频繁，两地华人的语文生活颇多共同之处。泰南和北马毗连，泰国跟新马两国陆路和空中交通便捷，因而三地华人的语言生活交集与互动频繁。语用的实际情况显示，新马泰三国华人社区是地区词较多和词汇变异现象比较突出的国家，无疑是我们进行外向型研究的主要国家。我们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三个国家，旁及他国，而且我们需要进行调查，看看在那些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如日印（度）美加俄英法意荷秘（鲁）巴（拿马）澳（大利亚）等国除了传统的华人社区外，是否出现了新的华人社区。对东盟的菲缅越等国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薄弱，要加强研究的力度。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点面兼顾，平衡向前推进。

3.3 发挥自身优势，进行跨国合作

中国是汉语汉字的故乡，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积淀深厚，学术资源丰富，研究设备日臻完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是，有些国家及地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基础研究仍有不足之处。比如新加坡经济实力雄厚，除了本国的高等学校培养语文专才外，还不断从海外引进从事华文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但是，尽管当地学者呼吁有年，可是至今未能出版一部由本国学者编纂的华语词典或内向型华语学习词典或华英双语学习词典，他们使用的华语单语和华英双语词典大多从中国引进。新加坡学者吴英成博士曾以新加坡 40 位经验丰富的小学华文教师为对象，用问卷方式调查他们使用词典的现况，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台湾等地出版的华语单语词典与汉英 / 英汉双语词典皆无法满足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需求。（吴英成 2002）笔者认为，如果新加坡需要一部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为对象的优质的华语单语或华英双语词典，应当自力更生，自行编纂，或由他们牵头通过国际合作编纂，期待别国专门为他们编纂只适合他们使用的词典是不切实际的。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同样需要的国家。

在新马两国地区词的研究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尽管新马两国的社会形态相似，两国华语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是在进行词汇对比研究时，我们不能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应当深入地研究两国的国情，研究

他们的语言环境的差异及其对词汇变异的影响。语言事实证明，不论是形态的丰富性还是变异的多样性，不论是从汉语历史演变还是从汉语地域变异的角度来观察、分析、探究，马来西亚华语词汇跟新加坡有许多不同之处。（邱克威 2012）

《全球华语词典》问世后，新马两国可能是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国家，而引起强烈反响的是马来西亚，意见集中在词典所收录的马来西亚的地区词数量太少。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马来西亚本国对地区词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展开，可资参考的资料较少。当然，主要原因还在于词典编者对马来西亚地区词的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这说明我们在进行跨国合作时应当把事先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加广泛些、深入些、细致些、扎实些。说实在的，在东盟 10 国中，除新马泰外，我们同印（尼）、越、菲、缅、柬、老（挝）、文（莱）诸国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同欧美大洋洲等地华人较多的国家的华人社区同样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只有发挥我们自身的优势，努力加强跨国、跨地区的调研与合作，我们的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工作，才能取得辉煌的成果，才能适应与满足汉语国际传播的需要。

参考文献

- 仇海辉 2005。〈纪校长“用典”面面观〉，载《咬文嚼字》第 9 期，页 9。
- 邱克威 2012。〈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语词汇差异及其环境因素〉，载《中国社会语言学》第 2 期，页 96-111。
- 吴英成 2002。〈华语词典应用与编纂的落差〉，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3 期，页 14-21。